

叔岩像贊

其貌翩翩其才槃槃其人藹藹其技嫻嫻擢翰之上
舞臺之前現諸色相衆目爾瞻或為隱逸或為顯官
或披甲冑或著巾衫或忠或孝或賢或奸聲裂金石
韻被管絃形容盡致各還其天今來古往作如是觀
茲試揭其本來之面目勿徒鑒其優孟之衣冠雖能
化身於萬億而仍一現身說法之叔岩



双紅堂
戲曲
341

東京大學
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

書名 余叔岩 民國口年石印本
撰者 闕名 撰
卷 冊一
內容分類 史-傳記-雜傳-優伶
索書號 雙紅堂-戲曲-341
編號 B2242550

[彩色首頁1](#)

[彩色首頁2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](#) 編號: B22425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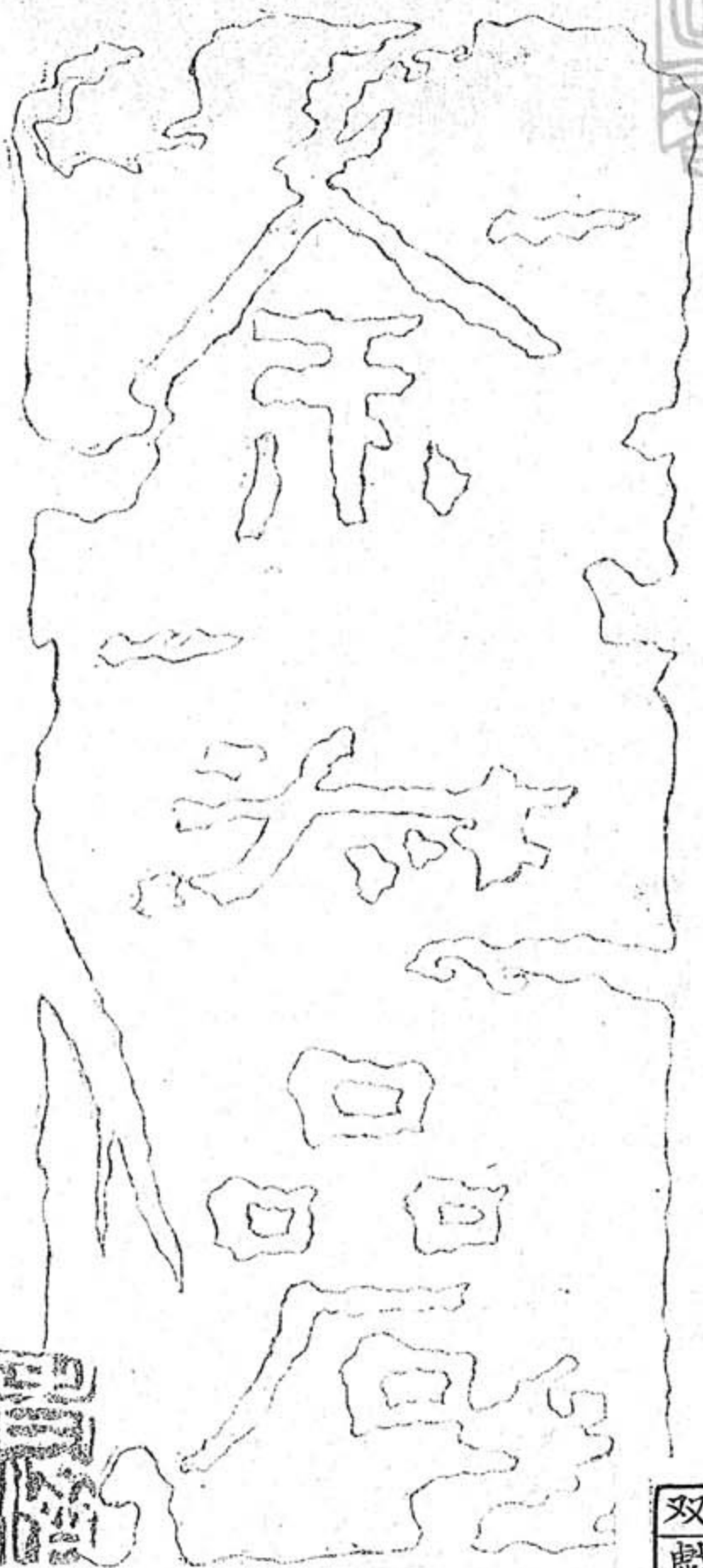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](#) 索書號: 雙紅堂-戲曲-341

[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](#) 文本 [余叔岩](#) 民國口年石印本

版權所有: [東京大學](#) [東洋文化研究所](#)

[使用上的注意事項](#)

0 1 2 3 4 5 6 7 8 9 10^{2m}



双紅堂
戲曲
341

東洋圖書印



姚君增祿



譚君金培



科 1682

東洋圖書印



陳君德霖

東洋圖書印



余君紫雲

東洋天竺
所藏圖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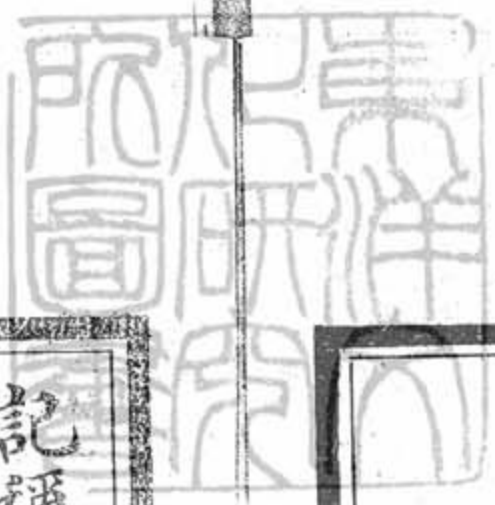
余君叔岩



叔岩像贊

其貌翩翩其才槃槃其人藹藹其技嫻嫻
 舞臺之前現諸色相衆目爾瞻或為隱逸或為顯官
 或披甲冑或著巾衫或忠或孝或賢或奸聲裂金石
 韻被管絃形容盡致各還其天今來古往作如是觀
 茲試揭其本來之面目勿徒鑒其優孟之衣冠雖能
 化身於萬億而仍一現身說法之叔岩





記稱德成而上。藝成而下。由斯以觀。似乎德重而藝輕矣。不知德也者。藝之根蒂。藝也者。德之菁華也。德之不存。藝於何有。人第見其術精詣絕。而未識其平素之事親孝。與人忠。葵枯潤乏。見義勇為。固據於德以完其天性之真。乃游於藝以呈其技能之末者乎。雖然。生今之世。為今之人。求一德與藝兼。藝以德顯者。即士大夫中亦憂憂乎其難之。不圖於伶界中得一人焉。其人為誰。則余君是。余君名第祺。又名祺。字叔岩。現年二十八歲。湖北羅田人。攷余氏譜牒。系出雷州海康縣。擊雷山長茅余氏之後。在夏為余罕。傳

至秦為由余。遂以余為氏。後因以為姓焉。遞傳至五十八世為余天錫。在宋理宗嘉熙二年。官至樞密院使。參知政事。致仕後。徙於羅田。爰世其居。又傳至二十五世。為叔岩之祖。余三勝。在前清同光時。為鬚生秦斗。與程長庚齊名。生子二。長科昌。次紫雲。譜名科榮。字松廷。別號硯芬。為青衣中巨擘。近今之步。其後塵者。能有一二分相似處。顧曲家即交口而譽。則當日之盛名。已可想見矣。紫雲娶沈氏。性情婉淑。識禮工書。尤精繪事。花鳥人物。維妙維肖。允為寫生能品。生子四人。叔岩其第三子也。幼而穎悟聰慧。異於常

童。賦性純良。尤極孝友。其父母獨鍾愛之。九齡時。從姚增祿習武生。所演乾元山探莊蜈蚣嶺諸劇。尤為傑作。十一歲。從吳連奎學老生戲。叔岩天資敏捷。稍受名師指點。無不融會貫通。中節合拍。習未久而其藝大進。汪桂芬譚鑫培見而稱之曰。此余氏家之千里駒也。其齣齣時。即為名流所揄揚也。如此。叔岩襲祖父餘業。積資頗厚。故技術雖精。而迄未出而問世。且因彼時京師戲界。汪譚對峙。均負大名。倘欲與之分道揚鑣。亦未始不可出人頭地。叔岩則抱璞自珍。不肯輕於一試。與汪譚諸老輩爭一日之長。其謙謙

抑抑。善於養晦也。又如此。未幾。津沽天仙茶園。耳其名。再三來京延聘。叔岩乃偕其兄赴津。此為叔岩現身舞台之始。時年才十三耳。其兄字伯清。精於音律。為叔岩之琴師。每以叔岩年少恃強。往往稚氣未除。與人爭勝。恐因是啟宵小之嫉心。故對於叔岩。在在防範。約束綦嚴。難兄難弟。可羨哉。叔岩在津售技。一鳴驚人。小小余三勝之名。幾於婦孺皆曉。所最擅長者。如文昭關空城計。托兆碰碑等。每一扮演。輒座無隙地。至於作工之穩健。氣韻之悠揚。聲調之婉轉。聞之使人精神一振。躁釋矜平。其文昭關坐場一段。尤為出色。

所唱一輪明月之一字。能作十三轉。係余氏之家法。即戲界大王譚鑫培。亦不能為之。餘子更無論已。叔岩於演鬚生外。兼工武劇。靠把短打。各具所長。如所演落馬湖連環套獨木關等。甚為觀者所贊許。逾年年十四。又應繪芳園之聘。嗣因楊小樓赴津。叔岩仍返下天仙。與小樓同隸一園。可稱一時瑜亮。每月色銀約千餘元。爾時色金尚無今日之厚。千餘元之數。已為至優極渥。叔岩居津。聲名日噪。烏利文洋行。因屢屢況人請求。收得留音戲片三張。一為碰碑。一為空城計。一為慶頂珠。凡購戲片者。皆爭相羅致。該行遂

亦居為奇貨。不肯輕售。購者必加價始能得之。其見重於當時。於此又可見一般矣。叔岩抵津數載。時思旋京。園主則苦苦挽留。殷殷投轄。蓋恐叔岩一去。繼其後者闕無其人。營業衰微。固可立待。叔岩年十九。忽患咯血疾。以致嗓音失潤。始返春明。而章武間之有周郎癖者。殆無時不想望手采。日冀其重蒞丁沽也。叔岩在京養病。刻勵愈苦。揣摩愈深。凡譚黃兩派之作用。并崑弋詞曲。無不加意研究。以期專門名家。是以每日寅夜即起。籠燭而出。迺往先農壇一帶。演試喉音。雖暑雨祁寒。風雪交作。亦無間斷。歸途必與

陳德霖相遇。日日不爽。德霖目擊其功夫之純密。立志之堅卓。深相攸許。嘗謂人曰。此子異日之造就。未可限量也。爰以女妻之。時年已二十三。始授室。當此數年之間。益專心致志。竭慮殫精。於譚氏之唱做。頗有領略。每遇譚氏登場之所在。莫不有叔岩之足跡焉。年二十六。復執弟子禮於譚氏。譚氏擅文武崑弋之能。抱絕後空前之詣。向不輕易授徒。惟於叔岩則傾心指教。契合獨深。良以叔岩資稟優異。有觸斯通。將來可以行其一綫之傳。挺後起之秀者。非叔岩莫與屬耳。初叔岩僅應堂會之約。偶一登台。贊者紛紛。蓋

其腔調說白身段。實非劉鴻昇王鳳卿輩所能及。近更咀宮嚙商。邃於音韻之學。殊覺別有會心。去年春樊君棟生。組織春陽友會票房。力請叔岩勸助。叔岩最重交誼。勢不能却。慨然應允。京師人士。始得於每星期日。一觀妙藝。何幸如之。至所演各劇之精妙。評劇家論斷綦詳。茲不贅述。今年正月。復應天津昇平園之聘。隨其婦翁著名青衣陳德霖。偕往獻技。津人一聞是信。爭往訂廂。伊翁婿尚未抵津。而十日內之廂已滿。在津所演各劇。皆其得意之作。又獲其岳陳氏以為之助。聆雅音者無不拍案驚奇。歎為雙絕。詎

意演方九日。忽聞其師姚增祿病劇。匆匆返都。津人士未免悵然失望。叔岩抵京未久。其師姚增祿旋即物故。增祿者三十年前之老名伶也。所授弟子不下數百人。乃一旦身死。登門往弔者。竟無幾人。叔岩獨戀戀師恩。不忘舊德。舉凡姚氏一切身後喪葬事宜。皆其一力經營。不惜資費。尤為可風。而姚氏生前。於諸弟子中。亦最褒許叔岩。時加青眼。臨終時。悉將所存錦囊秘本。移贈叔岩。并以其子富才託之。論者咸謂叔岩之能報師門。亦姚氏實有知人之哲也。聞叔岩之崑戲。類姚氏所親授。去年曾演甯武。關於春陽

友會。叔岩飾周遇吉。姚氏飾周母。工力悉敵。觀者無不嘖嘖稱道。豈意竟成絕唱乎。且叔岩之矜尚風義。匪特對於其師。惟然也。觀其平時。重然諾。輕貨財。無鄙吝之容。無驕陵之氣。故在津時。遇有同業中之貧苦無依。顛連困乏者。苟有所求。則傾囊而予。決不責以報償。受其惠者。至今猶稱頌不衰。是以當時所獲甚豐。而所蓄無幾。職是故耳。今春春陽友會開排。叔岩為母命所迫。本擬却會友之情。以遵萱堂之訓。後因全體會員極力要求。又重以樊棣生莫敬一之諄請。始不得已。允為出台。同盡義務。以贖衆心。而全友

道誠快舉也。噫嘻。江河日下。風俗日偷。人心愈益澆漓。材力愈形薄弱。昔宣聖因伶倫之去就。而識運會之盛衰。寄慨良非淺鮮矣。降及後世。所謂藝全德備之人。搢紳先生中。既難其選。况伶界乎。若叔岩者。殆庶幾藝與德兼。藝以德顯者歟。予既序其崖略。並擬以叔岩肖像。同付石印。商之叔岩。叔岩以為過譽。却之再三。始允。以其父師之遺照。冠諸簡端。此其意所以示箕裘之世澤。衣鉢之薪傳也。

靜漪拜識

馬
氏
藏
書
印

馬
氏
藏
書
印

